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七

三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三

後秦錄一

姚弋仲

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世孫塡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揚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北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内附漢朝嘉之假冠

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赤亭郝玄孫柯迴為魏征晉書作鎮西將軍助魏將絆姜維於沓水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為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十萬人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公劉曜平陳安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侯邑於隴上及石虎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擁晉書作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

猛勁道隆後服德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强虛其心腹以實畿甸虎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豫州刺史祖約奔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死虎遂執權思弋仲之言乃徙秦雍豪傑於關東弋仲率部衆數萬遷清河之灄頭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虎既廢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或作赴正色謂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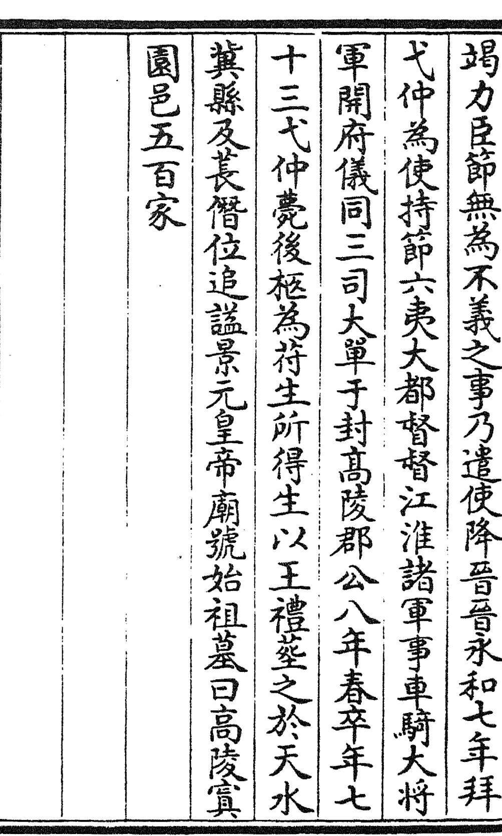
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懼其强正而不之責
虎永興元年遷使持節十部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
弋仲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廻避虎甚
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以下皆憚而推下之武
城左尉虎寵姬之弟也曾入弋仲營擾其部衆弋仲執
而數之曰爾為禁衛逼脅我為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
也命鈌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請乃止其剛直不
回皆此類也虎末年謫戍梁犢反敗李農於滎陽遂東

掠陳留諸郡虎大懼馳使召之弋仲率其衆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乃求見虎虎病不時見引入領軍省以己所食食之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當面授方略豈來覓食耶且吾不知主上存亡若一見我雖死無恨左右言之虎引見弋仲讓之曰兒死晉書有來字愁耶乃至於疾小兒晉書作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相聚反耳且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先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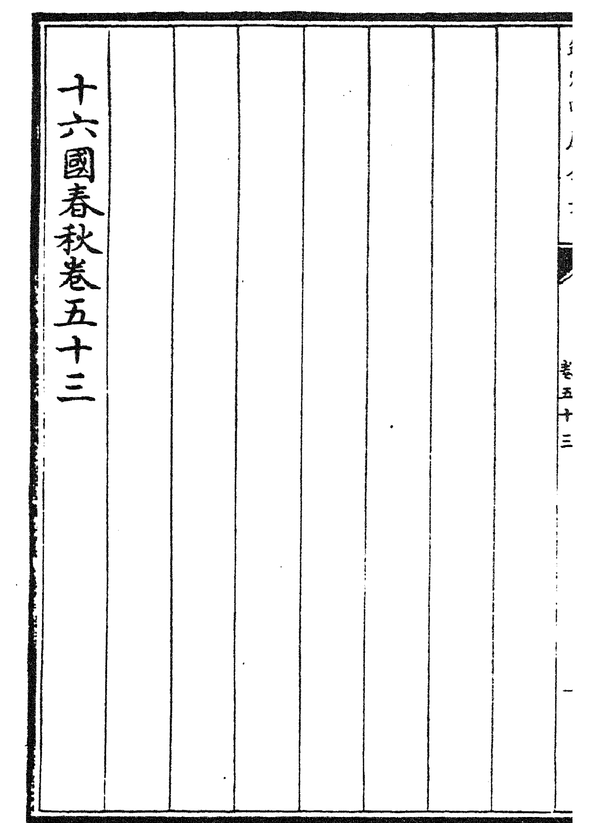
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晉書作或）禽耳老羌爲汝效死前鋒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乃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遂被甲跨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與石斌等擊犢於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虎以功命劒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據灄頭擁衆數萬不附于閔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率禁兵數千

斬關奔灄頭弋仲率衆攻閔次于混橋陰有據關右之志遣其子襄率衆五萬擊蒲洪洪逆擊破之及石祗稱尊號於襄國以弋仲為右丞相待以殊禮閔攻圍襄國百餘日祗危急乃遣中軍將軍張春乞師于弋仲弋仲遣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祗戒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恩當為復仇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于閔若不梟擒以來不須復見我也自是弋仲遣使與燕連和告于慕容儁儁遣禦難將軍悦綰將兵三萬

會襄襄撃閔于長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為尚書郎豺敗復歸弋仲咸勸殺之弋仲曰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之以為參軍其寛恕如此石祗為劉顯所殺弋仲復與燕連和常誡諸子曰我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我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之後汝便歸晉家當



竭力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弋仲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春卒年七十三弋仲薨後柩爲苻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及萇僭位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三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四

後秦錄二

姚襄

姚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能明察善撫納士民敬愛之咸請為嗣弋仲以襄非長子不許請者日以數千乃授之兵石祇僭號署襄為使持節驃騎將軍領護烏桓校尉

豫州刺史新昌公晉永和七年遣使拜持節平北大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幷州刺史即邱縣公晉書作平邱郡公八年春弋仲死襄祕不發喪率户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碻磝津以太原王亮為長史天水尹赤為司馬略陽伏子成為左部帥南安斂岐為右部帥略陽王黑那為前部帥强白為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為參軍襄與秦兵戰敗亡三萬餘户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又與秦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

馬中流矢死襄弟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此豎子必不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夏四月襄率衆歸晉送其五弟爲質詣襄屯譙城襄單騎渡淮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謝尚於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一面交歡若平生會鎮西將軍張遇反於許昌使其黨王恩據洛陽尚遂帥襄與遇戰於許昌之誠橋王師敗績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江東人士莫不重之徙屯

歷陽以燕秦方強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

勵將士

永和九年冬十月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在壽春憚

襄威名會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遂欲誅

襄乃先囚襄諸弟頻遣刺客刺襄刺客皆以情告襄待

之如舊浩潛遣安北將軍魏憬率衆五千餘人襲襄襄

斬憬幷其餘衆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

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内史旣而魏氏子弟往來壽春

襄益猜懼遣參軍權翼使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為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絶世擁兵數萬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縱放小人奪掠吾馬王臣之體固如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仇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威武

自強終為難制校兵練衆將懲不恪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乃遣翼還先是浩師次壽春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會健殺其大臣健兄子苻黃眉自洛陽西奔浩以安等事捷意健已死請進屯洛陽脩復陵園使襄為前鋒引兵北行時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遯據倉垣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襄襄潛知之及明果遣謝萬追襄進次山桑襄縱兵逆擊浩兵大敗懼棄輜

重走保譙城俘斬萬餘軍儲器械皆為襄所收掠士卒多亡叛襄使兄曜武將軍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復遣龍驤將軍劉啟及王彬之攻益於山桑襄自淮南來援啟彬之皆敗死襄進據芍陂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并自陳謝

永和十年江西流民郭斁一作敞等千餘人執晉唐邑內史陳留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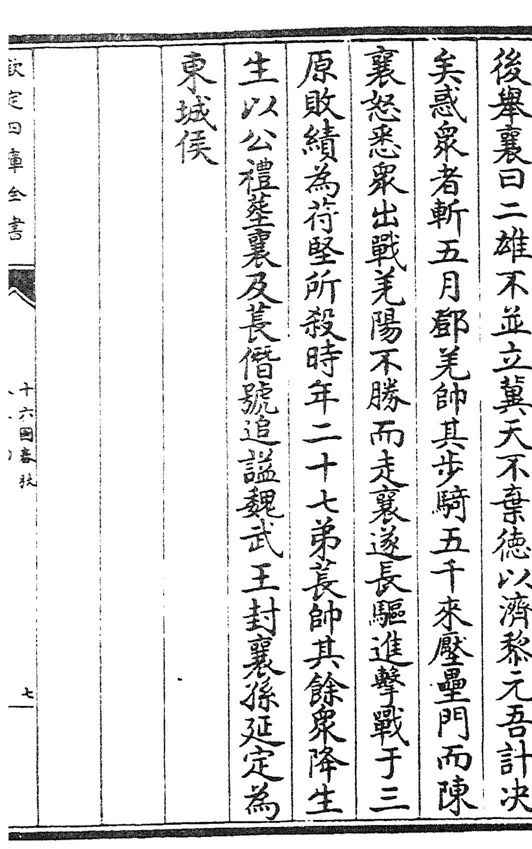
軍將軍屯中堂豫州刺史謝尚自歷陽還衛京師緣江
備守襄將佐部曲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從之方軌北
行
永和十一年春正月襄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夏五月進
攻外黃晉冠軍將軍高季遣將邀擊之襄衆大敗遂收
散卒勤恤撫之於是復振進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
右
永和十二年夏四月襄自許昌攻周成于洛陽月餘不

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畧蓋世兵強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為他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宜還河北以弘遠畧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秋七月丁卯太白犯鎮星在柳占曰當有大兵八月晉太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討襄己亥進次伊水上襄撤圍拒之匿精鋭于水北林中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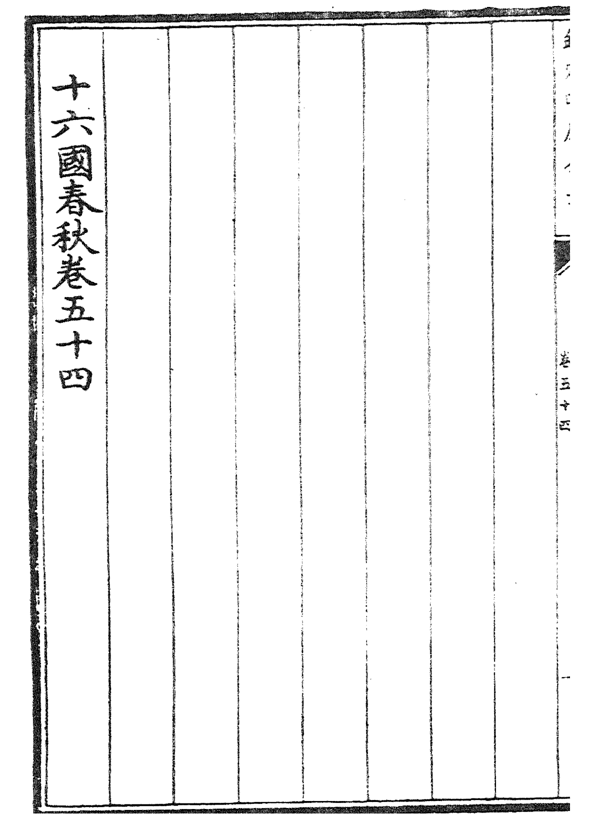
來襄令奉身歸命願勑三軍小却當拜伏道左温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無煩使人温司馬許遜曰不得見襄而有大功見襄走入太玄中温問曰太玄是何等也荅曰南為丹野北為太玄襄必西北走也襄果距水而戰温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部將張駿楊凝等皆為温所獲徙於尋陽襄帥麾下數千騎奔于洛陽北山如遜所言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出據陽

鄉赴者又四千餘户襄勇而愛人雖屢戰敗衆知襄之所在輒扶老携幼奔馳歸赴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許洛士女為温所得者無不北望揮涕襄西走温追之不及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自襄所奔温温問襄之為人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此襄奔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衆降襄襄遂據襄陽秦大將軍冀州牧張平擊敗之乃與平約為兄弟各罷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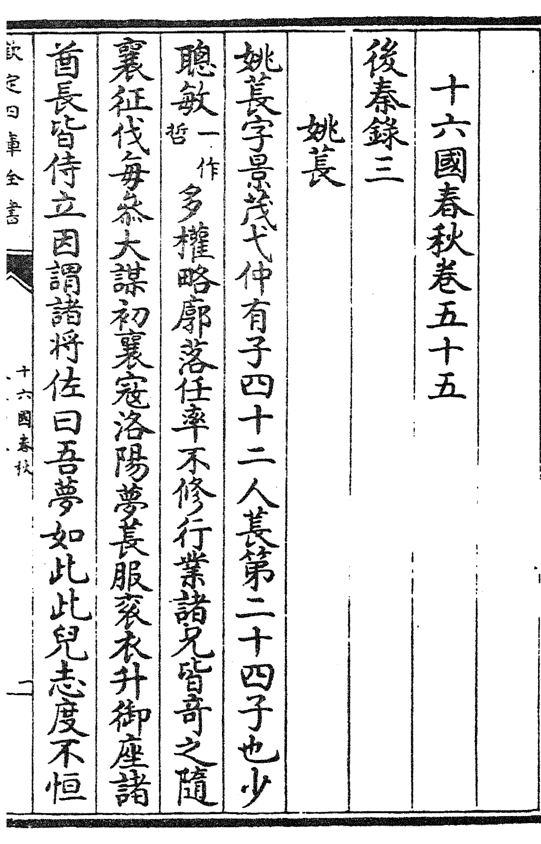
晉升平元年春三月襄徙北屈將圖關中夏四月自北屈進屯杏城遣從兄輔國將軍蘭略地鄜一作城遣兄曜武將軍益及左將軍王欽盧各將兵招集北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户秦苻生遣苻飛龍拒戰蘭敗為飛龍所執襄引兵進據黄落生又遣衛大將軍苻黄眉平北將軍苻道龍驤將軍苻堅建節將軍鄧羌帥步騎萬五千要之襄欲出戰沙門智通固諫曰去年太白犯鎮今歲彗星復掃關右不利出師宜勵兵收衆更思



後舉襄曰二雄不並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惑衆者斬五月鄧羌帥其步騎五千來壓壘門而陳襄怒悉衆出戰羌陽不勝而走襄遂長驅進擊戰于三原敗績為苻堅所殺時年二十七弟萇帥其餘衆降生生以公禮葬襄及萇僭號追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為東城侯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四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五

後秦錄三

姚萇

姚萇字景茂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子也少聰敏一作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修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初襄寇洛陽夢萇服袞衣升御座諸酋長皆侍立因謂諸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

或能大起吾族甚器異之襄死萇率諸弟奔降於苻生苻堅嗣立以萇為揚武將軍轉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七郡太守寧幽兗三州刺史復為揚武將軍步兵校尉潞川之戰累有殊功封益都侯邑三百戶苻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嘗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卿其勉之堅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

堅默然淮南之敗萇奔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衛大將軍苻叡討之署萇為司馬叡既敗死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叅軍姜協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渭北遂如馬牧於是西州豪傑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户口歸萇者五萬餘家咸推萇為盟主萇將拒之校尉尹緯說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

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從之遂自稱大将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内殊死已下建元白雀稱制行事以尹詳龐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為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為掾屬毛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為叅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騎趙曜狄廣党删等為将帥夏四月慕容沖與苻堅相攻沖衆甚盛萇将西上恐沖過之遣使通和以子崇為質於沖五月萇

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先是苻堅徙晉人李詳等數千戶於敷陸至是來降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户六月堅自帥步騎二萬擊萇軍於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壁等分道來攻萇兵屢敗斬萇弟鎮軍將軍尹買軍中無井士卒有渴死者會天大雨營中水深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萇軍復振帥衆七萬擊秦堅復遣楊壁等來拒為萇所敗獲壁及左將軍徐成鎮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皆禮而遣之冬十

月萇聞慕容沖攻長安會羣僚議進趨之計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以制天下萇曰不然燕因懷舊之士以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須秦敝燕廻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之義也乃留長子興守北地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衆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欲降之遼西太守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全齊今秦之州鎮猶連城過

百奈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横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萇為土山地道輔亦於内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萇衆死者萬餘人輔乃詐降開門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為所獲死者復萬餘人堅寧朔將軍宋方帥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二縣邀擊破之方單騎奔免司馬田晃帥其餘衆來降

白雀二年春正月萇留諸將攻新平克之因引兵擊安

定擒秦安西将軍苻珍嶺北諸城悉來降附夏四月苟
輔帥民五千口出城長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六月苻堅
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将山冲入長安司隸校尉權翼
尚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禄大夫薛讃扶風太守段
鏗等文武數百人來奔秋七月萇自故縣如新平聞堅
在五将山遣驍騎将軍吴忠率騎圍之堅兵皆散走忠
遂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别室萇使求傳國璽堅瞋目叱
之復遣右司馬尹緯説堅求禪代堅不許乃遣人縊堅

於新平佛寺冬十月慕容沖遣尚書令車騎大將軍高蓋帥衆五萬來侵戰於新平南大破之蓋帥麾下數千來降拜散騎常侍

建初元年春正月萇如安定三月慕容沖帥衆東下長安空虚前滎陽太守高陵趙穀等招杏城盧水胡郝奴帥户四千入於長安郝奴稱帝以穀為丞相渭北皆應之扶風王驎有衆數千堡據馬嵬奴遣弟多攻之夏四月萇自安定伐驎破之驎奔漢中萇執多而進攻奴奴

懼請降拜鎮北將軍六谷大都督五月萇僭即皇帝位於長安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爲常安時晉太元十一年也追尊父弋仲爲景元皇帝母曰德皇后謚兄襄爲魏武王立妻虵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署置百官萇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户於長安起殿於祋祤故城西北七十五里鳯游鄉上又有御泉池水遂宴羣臣於殿内秋七月苻丕遣平凉太守金熈安定都

尉沒弈干與萇左将軍姚方成戰于孫邱谷方成兵敗
萇以弟征虜将軍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自将至安定
擊熙等大破之八月萇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
起兵自稱征西将軍聚衆于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爲
安遠将軍據隴城從孫訓爲安西将軍據南安之赤亭
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持萇自安定引兵會碩德攻統
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家秦略陽太守王
皮來降九月王統以秦州來降因享将士於上邽拜碩

德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南安人吉成詵晉書作古成詵說萇散金帛招賢士萇說之拜尚書郎冬十月萇還安定脩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敝閭閻之士有毫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十一月萇復如秦州為苻登所敗語在登傳是年造二刀長七尺一銘曰雌一銘曰雄隸書有寇即鳴又造一刀銘曰中山長三尺七寸隸書

建初二年春正月徙秦州豪傑三萬户於安定夏四月

征西将軍碩徳為楊定所逼退屯涇陽定與苻纂共攻之戰於涇陽碩徳大敗萇自陰密救之纂退保敷陸秋七月苻登軍於瓦亭萇攻拔彭沛穀堡穀奔杏城萇還陰密以太子興鎮長安遂與登相拒八月登馮翊太守蘭櫝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乘釁攻之櫝遣使請救萇将赴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諫曰苻登近在瓦亭将乘虛襲吾後陛下未宜輕舉萇曰苻登衆盛非旦夕可至且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

資必不敢輕軍深入比兩月間吾必一作已字破賊而還登雖至無能爲也九月進次泥源一作渥源師奴率衆來拒大戰破之盡俘其衆屠各董成等皆降冬十月萇進擊慕容永於河西永走蘭櫝復列兵拒守萇攻之十二月擒櫝收其士馬遂如杏城左將軍姚方成攻拔登秦州刺史徐成執之以歸萇乃掘苻堅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建初三年春正月萇軍武都與苻登相持慕容永征西

将軍王宣率衆來降初關西豪傑以苻氏既終萇雄略蓋世天下之事可旦夕而定萇既與登相持屢戰互有勝負遠近咸懐去就之計惟征虜将軍齊難冠軍将軍徐洛生輔國将軍劉郭單冠威将軍彌姐婆觸龍驤将軍趙惡地鎮北将軍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将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為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冬十月萇還安定苻登率衆萬餘圍萇四面大哭萇命營中哭以應之登衆乃

退十一月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

建初四年春正月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而禱之曰往年新平之禍臣行襄之命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陜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邱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黄眉要路拒擊不遂而没襄勅臣行殺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疎屬尚欲復讎況臣為兄報耻

於情理何負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詔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為神豈假手於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耶今為陛下立神像可歸休於此勿追計臣過聽臣至誠也登進師來攻既而昇樓遥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臣弑君而反立像求福望有益乎因大呼曰殺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何為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像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像首以送登夏四月

萇與苻登戰數敗乃遣子中軍將軍崇襲大界登要擊之敗於安邱秋七月登攻右將軍吳忠等於平凉忠等敗績八月登進據茍頭原攻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於大界拔之諸將欲因登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征西將軍碩德鎮安定徙安定三千餘户於陰密遣弟征南將軍靖鎮之冬十月立社

稷於長安百姓年七十巳上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
賜牛酒十二月雷惡地帥衆來降拜爲鎮東將軍
建初五年春正月萇攻苻登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
堡克之益男敗走登遂攻萇天水太守張業生於隴東
萇還救之登乃引去夏四月登將魏褐飛自稱大將軍
衝天王帥氐胡數萬人攻安北將軍姚當成於杏城雷
惡地復叛應之攻鎮東將軍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
之諸將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褐

飛何也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智略非常人也若南引褐飛東結董成（通典作咸）甘言美說以成姦計得杏城李潤而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輙有喜色羣臣怪而問之萇曰褐飛等扇誘同志種類甚繁吾雖克其渠帥餘黨未易猝滅今烏集而至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憂（一作餘）也褐飛等

見萇兵少悉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中軍將軍崇率精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堨飛兵遂擾亂萇遣鎮遠將軍王超平遠將軍譚亮率步騎追擊飛衆大潰斬堨飛及將士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謂智略傑出一時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戡翦千里而每遇姚公智力摧屈固其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分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蒔樹一根以

一字或作旌戰功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萇曰吾自束髮已來與人戰鬬未嘗如此之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幷州刺史達爲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辱罵太常權翼言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駕御羣雄包羅儁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

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竇鴦率户五千來降拜安西将軍萇下書有復私鬬者皆誅之将吏亡滅者各随所親以立後賑給長育之秋七月鄭縣苟曜聚衆數千來附萇以曜為鎮東将軍豫州刺史建初六年夏四月萇與苻登相持鎮東将軍苟曜（晉書作苟曜）擁衆一萬據逆萬堡密信引登至於馬頭原五月萇率衆逆戰為登所敗右将軍吳忠死之萇復收衆前戰征西将軍碩德謂諸将曰主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

之令戰既失利而更前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此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果大破之登退屯於郿其兗州刺史強金槌以新平來降萇將輕騎數百入槌營羣下諫之萇曰槌既去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且彼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相結吾復以不信疑之何以御物乎羣氐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以

其子達為質冬十二月萇如陰密攻苻登勑太子興曰

苟曜好姦多變將為國害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

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敗登於安

定城東萇賞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

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

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

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横陣二也談古知今講論道

義駕馭英雄收羅儁異三也董帥大衆上下咸悅人盡

死力履險若夷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羣臣咸稱萬歲

建初七年春正月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實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叙二月苻登驃騎將軍沒奕干率戶六千來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三月萇寢疾命征西將軍碩德鎮李潤左僕射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將軍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徧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宜盡除之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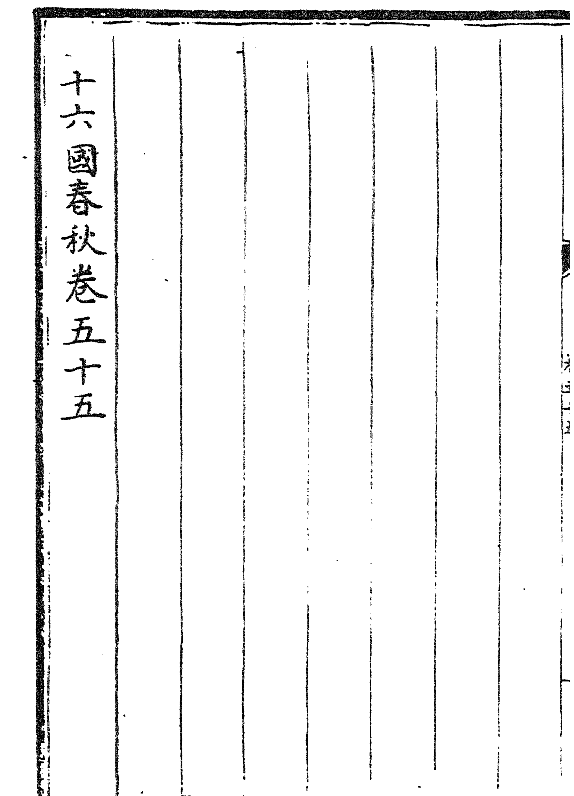
於是誅苻循王統王廣毛盛徐成乃赴召及至萇怒曰
王統兄弟皆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為
名將天下少定吾方用之柰何輙更誅害令人喪氣秋
八月萇疾小瘳下書兵吏從征伐户在大營者世世復
其家無所復豫

建初八年秋七月苻登攻竇衝於野人堡衝求救於萇
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仁厚之稱著於遐邇而
英略未著宜遣太子親行擊之可以漸廣威武防闚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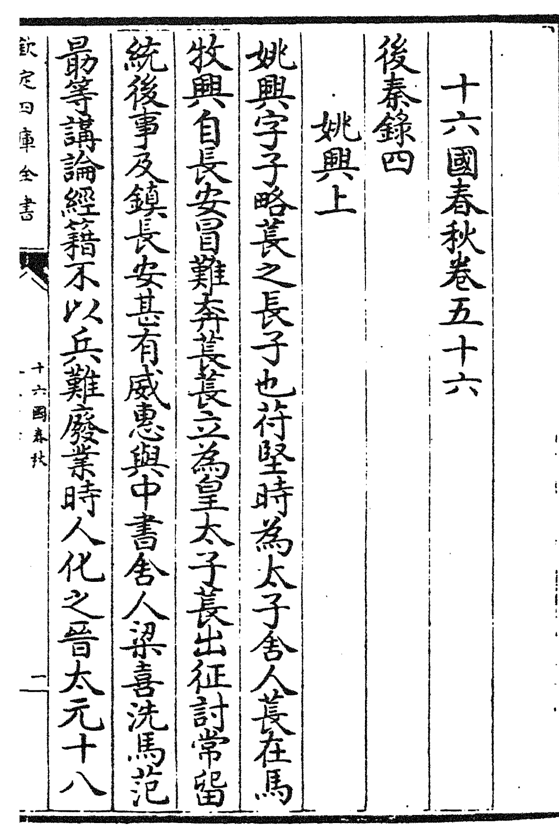
之原萇從之乃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克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擊平凉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鎮長安下書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八月晉平遠將軍護氏校尉楊佛嵩率胡屬三千餘户來降晉龍驤將軍楊佺期及趙睦追之九月萇遣中軍將軍崇率兵赴佛嵩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爲鎮東將軍冬十月萇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

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迎醫刺之出血如夢乃發狂言或稱臣或稱萇殺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十二月己亥至長安召太尉旻尚書左僕射晃右僕射尹緯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萇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相吾子勉成大業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

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恩四者不失吾無恨矣晃涕泣問取苻登之策萇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復問庚子萇卒於永安宫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僞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葬稱原陵初萇爲左衛將軍隨楊安伐蜀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異之遊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蚤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氏曰張惡子也言訖不見至是果據秦稱帝即其地立張相公廟祠之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五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六

後秦錄四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為太子舍人萇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為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恵與中書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化之晉太元十八

年冬十二月萇死興秘不發喪以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强今易世之際朝廷必相猜疑非永安之道也不如且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寛明必無他慮今苻登未滅而骨肉相攻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遂往見興興優禮而遣之

皇初元年春正月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

支為司馬率衆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擒之夏四月苻登自六陌趨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拒之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過乃自將精騎廹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詳用緯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兵爭水不能得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為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以待之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竪大事去矣緯敢以死

爭遂與登戰大破之其夜衆潰登單騎奔雍五月辛丑
興始發喪行服僭即皇帝位於槐里大赦境內殊死已
下改元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安成王廣守雍
太子崇屯胡空堡及聞登敗皆棄城走登無所投據遂
奔平凉收集餘衆入馬毛山秋七月興自安定如涇陽
與登戰於山南斬登散其步衆使歸農業徙陰密三萬
戶於長安以登后李氏賜姚晃分大營戶為四官四軍
以鎮之安南將軍強熙鎮遠將軍楊多叛推竇衝為盟

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強熈熈聞興將至率戶三千奔於秦州衝復走汧川汧川氐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餘衆來降冬十二月興遣使與燕結好送太子慕容寶之子敏於燕

皇初二年春正月封叔父征虜將軍緒為晉王征西將軍碩德為隴西王弟中軍將軍崇為齊公右將軍顯為常山公又封叔父征南將軍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

佛嵩等並為公侯其餘文武封爵各有差夏五月鮮卑薛勃屯於貳城為魏所伐遣使請救興使弟齊公崇率衆赴之魏軍引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秋七月魏太祖拓跋珪因慕容寶入寇遣右司馬許謙詣秦乞師八月興遣鎮東將軍楊佛嵩入援於魏而佛嵩稽緩不進太祖乃命許謙為書以遺佛嵩曰夫伏順以翦逆乘義而攻昧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氏無道侵我疆埸師老兵疲天亾期至是以

遣使命軍必望克赴将軍據方邵之任總熊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之勳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佛嵩乃倍道兼行及至謙與佛嵩盟曰昔殷湯有鳴條之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以藉神靈昭忠信夫親仁善隣古之令軌歃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分災恤患休戚是同有違此盟神祇斯殛寶既敗走佛嵩乃還是月興追尊庶母孫氏為皇太后配饗太廟

皇初三年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
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户二萬叛乞伏乾歸來降興
處之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平襄公隴西王碩德討
平涼胡金豹於洛城克之初上邽姜乳據本州以叛自
稱秦州刺史碩德進兵討之乳率衆來降興以碩德為
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徙鎮上邽徵乳為尚書安南將
軍強熙及畧陽豪族權千成帥衆三萬共圍上邽碩德
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奔晉碩德西討千成於畧

陽千戍來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時慕容
永既為慕容垂所滅其所署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
自守興遣晉王緒討之恭等依河拒守緒不得濟鎮東
將軍汾陰薛彊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
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於蒲坂遂以緒
為并冀二州牧鎮蒲坂
皇初四年秋九月興母虵氏卒鮮卑薛勃復叛奔嶺北
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詳於金城興遣

齊公崇及尹緯討之薛勃自三交趨金城崇列營犄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饑緯言於崇曰輔國將軍彌姐高地建節將軍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乏絶宜明寘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薛勃勃懼棄其餘衆奔高平公沒弈干干執而送之興法氏男買得欲因興葬母虵氏殺興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

興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興率衆寇晉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遂至陜城進寇上洛拔之遣齊公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攻之不克乃陷栢谷徙流民西河嚴彦河東裴岐韓襲等二萬餘户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亾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親近為之立後武都氐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廻掠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東平公紹等討之斬飛鐵遣司馬狄伯支迎流民曹會牛壽萬餘户

於漢中興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叙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埶錯綜名理給事黃門侍郎吉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

皇初五年興長水校尉姚珍奔西秦是年興建南臺武

庫朝堂於長安又立西宮名宮門曰黄龍門

弘始元年秋七月遣齊公崇鎮東將軍楊佛嵩寇洛陽晉河南太守隴西辛恭靖嬰城自守雍州刺史楊佺期請救於魏八月魏太祖遣太尉穆崇將六萬騎救之九月興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興以日月薄蝕災青屢見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下詔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太尉趙公旻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勳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

於殊域聲教曁於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踰方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冲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冲未居崇極況臣寡昧安可處之乃遣旻告於社稷宗廟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以上加衣杖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之政績者賞之貪殘者誅之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彰皆以黷貨伏誅於是遠近肅然冬十月辛𢇁靖固守洛

陽百餘日魏救未至崇等遂拔洛陽恭靖被執送至長安見興不拜興謂恭靖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靖厲色曰吾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囚之別室自淮南已北諸城多送任請降乃以東平公紹為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鎮洛陽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晉王緒隴西王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京兆韋華晉帝紀作韋禮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民一萬餘户叛晉來奔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

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教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
尊而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室遂成
習俗刑網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温謝安已後未見寬猛
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如河東時晉王緒鎮河東
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先朝舊臣姚驢碹趙惡地王
平馬萬載黃世等為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
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悉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熈上陳
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之稱善乃依孫吳誓衆之法

以損益之興立律學於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興嘗臨諮議堂聽斷疑獄於時號無寃滯晉王緒隴西王碩德固讓王位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從中沮惑乃簡清正君子為之輔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之增撫邑一百户賜超爵關内侯佩等進位二級

弘始二年夏五月興遣使聘魏魏遣謁者僕射張濟報聘於興興遣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率隴右諸軍入自南安陝伐西秦西秦王乞伏乾歸帥軍來拒次於隴西秋七月興潛引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班賜王公已下徧於卒伍興之西伐高平公没弈干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止之干自恨失言陰欲殺序八月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都

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使還鎮苑川復以其故部衆配之冬十月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埸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為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十一月興遣晉將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歸於建康魏軍襲没弈干干棄其部衆率數千騎與劉勃勃（魏書作赫連屈丐）奔於秦州興見勃勃儀貌奇之拜驍騎將軍魏軍進次瓦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

王塵一作貳塵入侵河東興於是練兵講武大閱於城西幹勇壯異者名入殿中引見羣臣於東堂大議伐魏之策羣臣咸諫以為不可興不從司隸校尉常山公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算之勝一作果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為務吾焉得而辭之弘始三年春三月連理樹生於廟庭逍遙園有葱變為茝咸以為美瑞興令占之曰應有智人來入中國夏五月魏安人焦朗遣使說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王棄

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為威雹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興遂帥步騎六萬伐凉遣乞伏乾歸率騎七千從之秋七月碩德從金城濟河直趨廣武徑倉松至姑臧部将姚方國言於碩德曰今授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耀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拒戰可一戰而平也凉王呂隆遣輔國呂超龍驤呂邈等逆戰大敗生擒邈俘斬萬計隆嬰城固守别将呂他等率衆二萬

五千以東苑來降先是吐蕃禿髪傉檀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暠據燉煌各制方城與吕隆共相攻伐至是各遣使修表奉獻八月凉將姜紀率數十騎來奔説碩德曰吕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忽因焦朗華純之衆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髪在南兵强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勢益盛沮渠蒙遜李暠不能抗必將歸之如此則為國家之大敵矣

碩德乃表紀為武威太守配兵三千屯據晏然碩德圍姑臧累月城中多謀外叛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持久之計九月呂隆遣使奉貢請降興荅報嘉美拜隆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是年河東蒲坂阿育王寺時出光明人咸異之掘得佛骨於石函中照燿殊常

弘始四年春二月癸丑立子泓為太子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三月晉襄城太守司馬

休之中郎劉敬宣高雅之俱奔洛陽各以子弟爲質并
求救於興興與之符信使於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
屯彭城閏夏四月西秦乞伏乾歸遣其子熾磐來朝興
署爲興晉太守五月興大發諸軍遣弟安北將軍義陽
公平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平等軍
次河東興遣光遠將軍党娥立節將軍雷星建忠將軍
王次多等帥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
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一作良國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

晉公緒統河東見兵爲前鋒節度東平公紹率洛東之兵始平太守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於輿司隷校尉常山公顯及尚書令晃輔太子泓守長安髙平公没奕干權鎮上邽中軍將軍廣陵公欽權鎮洛陽輿帥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平平攻魏乾壁六十餘日壁中衆少失井陷之六月太祖將兵逆擊遣毗陵王順及豫州刺史長孫肥等三軍六萬騎爲先鋒秋七月太祖躬帥將士親征八月次於永安平募遣驍將帥精騎二

百覘魏虛實長孫肥逆擊盡擒之匹馬不返平遂退走
太祖急追之乙己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
乃悉舉其衆救平將據天渡運糧餽平太祖聞興將至
問尚書右兵中郎中山李先曰興屯天渡平據柴壁相
為表裏今欲殄之計將安出先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
奇勝如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前
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然後
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

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因一作因兵家所忌今秦皆犯之可不戰而取也太祖從之乃增築重圍内以防平出外以拒興入魏廣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則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太祖以為然遂截汾曲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興至蒲坂憚魏之強久乃進兵甲子太祖帥步騎三萬餘人渡蒙坑南四十里逆擊

興興晨行北引未及安營魏軍猝至興衆怖擾太祖遣毘陵王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興退南走四十餘里魏引兵還平亦不敢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魏知興氣已挫乃分兵四據險要南絶蒙坑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渡屯賈山令平水陸絶路將坐甲而擒之又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重（一作里）以備芻牧者使平不得近柴壁九月興從汾西北下營憑壑爲壘欲以自固又遣數千騎乘西岸闚視魏軍（一作營）乃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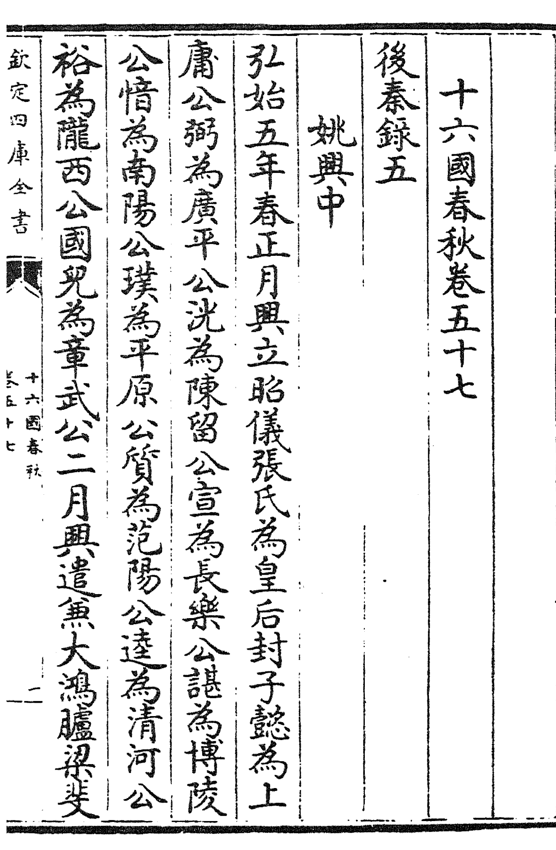
柏材從汾水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橋一作梁魏軍皆鉤取以爲薪蒸太祖度興必攻西圍乃命修塹增廣之至夜興攻西圍梯短不及棄之塹中而還又分其衆臨汾爲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魏因絶其水中内外隔絶士卒喪氣冬十月平糧盡矢竭勢甚窘急夜悉衆突西南圍求出興列兵汾水西舉烽鼓譟爲平接應太祖簡諸軍精鋭屯於汾西固守南橋絶塞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虚相應和

莫敢逼圍平不得出計窮力盡乃將二妾帥麾下三十騎赴汾水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威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多從平赴水太祖使善遊者泅水鈎捕無一人得免平衆三萬餘人皆斂手受縛又擒尚書右僕射狄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立節將軍雷星建義將軍康官北中郎將庫狠興從子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獲先亡臣王次多靳懃等並斬以狥興遠來赴救自覩其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

聲振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求和於魏太祖不許興乃下書令軍士戰没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晉公緒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太祖聞之戊申引兵而還庚戌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户於長安十二月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於桓玄懼而來奔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才度定何如其父卒能辦成大事否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

政盜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令已握朝權必將篡逆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為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與大悅以虔之為大司馬餘皆拜授有差虔之固辭請疆埸自効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六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七

後秦録五

姚興中

弘始五年春正月興立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為上庸公弼為廣平公洸為陳留公宣為長樂公諶為博陵公愔為南陽公璞為平原公質為范陽公逵為清河公裕為隴西公國兒為章武公二月興遣兼大鴻臚梁斐

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爲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㬥爲安西將軍高昌侯遣鎮遠將軍荆州刺史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將軍王松怱率騎助呂隆守姑臧松怱至魏安爲傉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松怱送於傉檀傉檀大怒送松怱還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書録馬嵬戰時將吏盡擢叙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雅好遊畋頗損

農要京兆杜延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終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來降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鎮遠將軍趙曜迎之遂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梁園而還秋七月禿髮傉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患之泰之謀臣言於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一方今雖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世難先違道隆（一作清）後服不

如因其饑弊而取之興遂遣兼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
徵隆弟超入侍隆遣之乃因超表請内徙興遣尚書左
僕射齊難及鎮西將軍姚詰鎮遠將軍一作左賢王乞伏乹
歸鎮遠將軍趙曜等帥步騎四萬迎隆於河西八月難
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隆因勸難攻沮渠蒙
遜蒙遜使臧莫孩拒之前軍敗績難乃與蒙遜結盟而
還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尚綏撫
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以將軍閻松

為倉松太守郭將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室僚屬及民萬户於長安以隆為散騎常侍超為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叙沮渠蒙遜遣弟挐貢其方物

弘始六年春二月南凉秃髮傉檀畏秦之強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叅軍閦尚一作闞尚入貢興許之求領凉州興不許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欵桓玄遣使來聘請卒恭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

覆卿令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未幾恭請
誑守者踰墻而逃歸於江東安帝嘉之拜諮議參軍尋
而病卒三月丙寅魏擒興寧北將軍太平太守衡譚掠
三千餘衆而去興遣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及別將姚歛
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仇池公楊盛於仇池壽都等
入自宕昌歛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拒歛成從子
斌拒壽都壽都逆擊擒斌盡俘其衆楊壽等懼帥衆請
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來奔冬十一月鳩

摩羅什至長安

弘始七年春正月興居羅什於逍遥園以國師禮待之奉之如神甚見優寵親帥羣臣如逍遥園引諸沙門於澄玄堂聽什演説佛經遂大營塔寺起逍遥宫殿庭左右有樓閣高百尺相去四十丈以麻繩大一圍兩頭各繫樓上會日令二人各從樓内出從繩上行以為佛神相遇什七歲出家日誦千言率多諳鮮無不究通兼辦夏言既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梵本相應興使沙門僧

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標道恒僧叡僧𡸁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什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于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什所譯興既托意於佛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有大道者五十人起造浮屠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作須彌山四面有崇巖峻壁珍禽異獸山林草木精奇怪異仙人佛象人所未識見者皆以為奇時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奉佛

者十室而九夏五月隴西公碩德及冠軍將軍徐洛生
等帥衆伐仇池公楊盛頻敗盛兵遣建武將軍趙琨自
宕昌而進又遣其將軍斂俱寇漢中拔固城徙流民郭
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秋七月楊盛請降遣子難當及
僚佐子弟數十人為質碩德引還署盛為使持節散騎
常侍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
武都侯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
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

桓脩將軍何澹之等來奔裕遣參軍衡凱之詣常山公
顯請通和好顯遣其司馬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
求南鄉等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為不可興曰天下
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誅桓玄匡輔晉室內釐
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
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晉
弘始八年夏六月隴西公碩德自上邽入朝興為之大
赦及歸送之至雍乃還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

得同叔父緒及碩德名以彰殊禮太史令郭黁言於興曰戊亥之歲當有妖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桓居不安國朝夕疲於奔命時所在有泉水湧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乃命戮之有雀數萬頭鬭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鬭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後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於市求之不得興

大閲自杜郵至於羊牧禿髮傉檀獻馬三千匹羊三萬
頭興以爲忠乃署傉檀爲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
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
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戴王化於兹五年土宇僻遠
王威不接銜胆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靈威俯仗
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
資戎狄若傉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貿

馬三十四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謂賤人貴畜無乃不可乎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建河西隔絶諸戎以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毋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化流西域柰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玁狁忠誠華族棄之虜虜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爲聖朝旰食之憂與悔之遣西平車普馳止王尚復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至姑臧普

先以狀告之俘擅邊逼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别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讐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否之難自張氏頹基德風絶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鴟以之翱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地（一作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

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廻天波以蕩氛穢則摩逆冰摧不俟朱陽之燿若秋風隕擇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箅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既遠役遐方劬勞於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於今出車之命莫逮蕞菲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溥禾等為南臺所禁天鑒玄鏡婜免囹圄讖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

知命首髮二毛婺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關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者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於既往優劣簡於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德一作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益久沉僞政絶進趨

之遠及皇化既沾投芉之心寔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款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悦謂黄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儁也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賔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吕超周旋陛下可試問之興因台超謂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方時論

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興即以表示起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起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於崑嶺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限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以區宇格物興大悅乃赦尚之罪以為尚書冬十一月乞伏乾歸來朝

弘始九年春正月興朝羣臣於正德殿以乞伏乾歸寢彊難制留為主客尚書署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

其部衆夏四月晉以平北將軍苻宣爲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梁州別駕呂瑩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南梁州刺史王敏攻之宣求援於仇池公楊盛盛遣軍臨瀘口南敏退屯武興盛復通於晉夏六月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秋七月慕容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來聘請母及妻復遣中書令韓範奉表稱藩八月興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報聘於超冬十月興河州刺史彭奚念叛降於禿髮傉檀興以乞伏熾磐行河州刺史慕容超復使左

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
興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燕司徒北地王慕容鍾
右僕射濟陽王慕容疑高都公慕容始皆來奔華山地
湧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蠕蠕社崙
與興和親送馬八千匹始濟河興安北將軍劉勃勃忿
興與魏交好乃殺高平公沒奕干以叛收其衆數萬邀
留社崙馬侵掠嶺北諸鎮改姓赫連氏僭稱大夏天王
先是魏太祖遣賀狄干送馬千匹求婚於秦興許之以

魏別立后遂止狄干而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興復與魏通和乃遣使請以駿馬千匹贖狄伯支等而遣賀狄干還魏魏許之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梁國康宮等還長安興皆復其爵位故勃勃因之而叛九月蜀譙縱略有益寧之地僭稱尊號晉襄城太守劉敬宣帥衆五千伐之縱遣使詣秦稱藩

弘始十年春三月秃髮傉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傉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兵以叛夏五月

蜀譙縱又與盧循潛通上表請桓謙為助欲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荆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者亦不假君以為羽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懐下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謙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興以傉檀内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時勢復使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歛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等率步

騎三萬伐傉檀左僕射齊難等率步騎二萬討赫連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其險遠輕敢違逆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使相攻擊待其困斃然後取之不必煩中國之兵此下莊之舉也興不從弼等濟自金城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傉檀猶豫未為嚴防請給輕騎五千襲掩其壘則山澤之民皆為吾有孤城獨守可坐而克也弼不聽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自固出奇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傉檀遣鎮

北俱延鎮遠敬歸等來追獢復大敗失甲士七千餘獢固壘不出傉檀攻之不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率騎二萬為諸軍節度至高平聞獢敗績兼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宋益等率衆迎擊斬欽於陣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傉檀撫慰河外引師而還傉檀遣徐宿詣興謝罪赫連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左僕射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擊斬首七千餘人

難引而還追至木城遂為勃勃所擒復虜將士萬三千人八月劉敬宣既入峽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輔國文處茂龍驤時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攻縱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赴之敬宣等引還

弘始十一年春正月興遣弟平北將軍冲征虜將軍狄伯支輔國將軍斂曼嵬鎮東將軍楊佛嵩率步騎四萬

討赫連勃勃進至嶺北冲欲回師襲擊長安伯支不從而止懼其謀洩遂鴆殺伯支以滅口譙縱遣使貢其方物興遣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二月興如平涼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作亂太子泓遣鎮軍將軍彭白狼帥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請露布表言廣其首級泓不許曰主上委吾後事不能式遏寇逆當責躬請罪尚敢驕矜自

為功乎興自平凉如朝那聞冲謀逆賜死以庶人禮葬之三月興還長安夏四月赫連勃勃帥騎二萬來攻掠取平凉雜胡七千餘户進屯依力川六月南燕慕容超為劉裕所伐遣尚書令韓範詣秦乞師興遣衛將軍強帥步騎一萬隨範往就東平公紹於洛陽并兵救燕勃勃襲擊敗之強還長安秋九月興自將討勃勃至貳城遣安遠將軍詳及輔國將軍斂曼嵬鎮軍將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率騎乘虛奄至興欲留步

軍輕就詳營衆咸惶懼羣臣固以爲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吉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韋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脱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駕輕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惟陛下圖之興遂遣别將姚榆生逆之勃勃伏兵夾擊擒之又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拒戰中壘將軍齊莫統氐兵爲之後繼文

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詳助守貳城興還長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來朝請大舉入寇江東縱以桓謙為荊州刺史譙道福為梁州刺史帥衆二萬東寇江陵興遣前將軍苟林率騎兵會之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餘人進屯支江林亦進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徧於荊楚晉之將士多懷異心晉荊州刺史劉道規會諸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

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旦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會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奔赴道規單馬迎之遂留守江陵委以心腹自率軍攻謙諸將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茍林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茍林愚慄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沉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矣豈暇復來攻城乎且宗之獨守何為不支數日乃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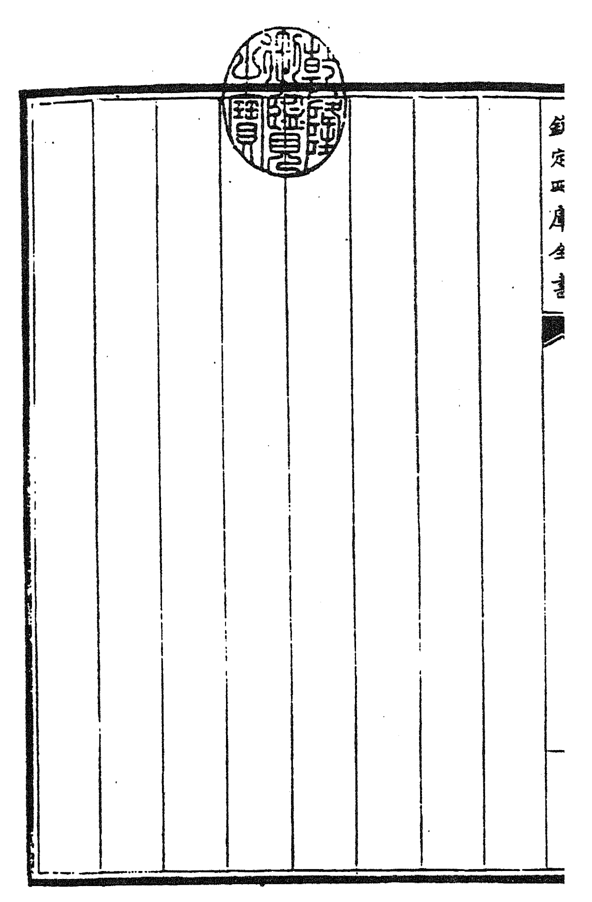
往攻謙水陸並進謙等舟師大陳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於支江謙衆敗績乘輕舸奔就苟林道規追獲斬之還至湧口討林林懼引歸道規遣諮議參軍劉遵率衆來追俘獲數千餘人九月劉遵斬林於巴陵冬十月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羣臣咸諫以為天植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此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補不足有何不可遂行之

弘始十二年春二月西秦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負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三月赫連勃勃遣尚書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凉興如貳城因救平凉纂衆大敗生擒纂勃勃又遣兄子羅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坑將士四千餘人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户避勃勃内徙興處肆佛於湟山澤熾雲於陳倉勃勃寇隴右攻陷白崖堡遂趨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

州勃勃虜其衆一萬六千户而去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引還夏六月晉河間王子司馬國璠章武王子司馬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方誅桓玄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對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臣宗門有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是以避之來實非歎誠所以避死耳興嘉之拜國璠建義將軍楊州刺史叔道平南將軍兖州刺史賜甲第於長安秋九月西秦乞伏乾歸來攻失略陽南安隴西諸郡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七

謹案卷五十五第四頁後二行圜而坑之坑疑當
作執
卷五十六第一頁後五行所謂追二表之蹤刋本
蹤訛縱今改
卷五十七第九頁前一行技芊之以冥發芊字疑
訛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八

後秦録六

姚興下

十三年春正月興子廣平公弼有寵於興委以朝政天水姜紀遂傾心諂附之紀本呂氏叛臣阿諛姦詐好間人之親戚時弼為雍州刺史權鎮安定紀密與弼謀令傾心事常山公顯黨樹左右以求入朝興遂徵弼

為尚書令侍中大将軍既居左右虛襟引納收結朝士
勢傾東宮國人惡之會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僻擅
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将帥之臣欲得重将鎮撫二方隴
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户皆數萬若得文
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奸路興曰吾每思得廉頗
李牧鎮撫四方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恒致負敗卿試
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
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

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
爲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督鎮一方願陛下遠
鑒前車近悟覆轍興不從乃以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
西内使乞伏乾歸感而悦之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乞
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遣鴻臚署乾歸征西大將
軍河州牧河南王及其子熾磐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
公興如三原顧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
將三秦饒儁異汝潁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

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己招求異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相助為吾舉之可也右僕射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敢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帝王之興莫不將則孫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隨時任才皆能制治卿自識拔不明旁求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

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殺將流血之徵也
二月安遠將軍姚詳鎮杏城為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失
守南奔至於大蘇勃勃平北將軍㢠奕干要之衆
盡潰散遂為所執死之興遣衞大將軍常山公顯迎詳
顯聞詳敗留屯杏城遂以顯為都督安定嶺北二鎮諸
軍事潁川太守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
姧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心宜遣燒之以散其謀興曰
裕甚輕弱安敢闚吾邊疆苟有姧心不在其身其在子

孫乎召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帥精騎三萬焼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悦會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朕當考躬省己以思宋景之義公等何媐宜悉冠履以復厥位

弘始十四年夏四月西秦乞伏乾歸為部下所殺其子熾磐新立羣臣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之本心也冬十月仇池公楊盛阻兵謀叛侵擾祁山遣建威將軍趙琨率騎五千為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統步卒為之後繼前將軍恢左將軍文宗出自鷲峽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嵩出自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從陰密出汧城分道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會於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忽言於

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絶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
佐命夾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所能全也
直是地勢險固使之然耳今以趙現之衆使君之威準
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
威率衆與現相持伯壽畏懼弗進現衆寡不敵爲威所
敗與斬伯壽引兵而還嵩乃具陳松忽之言與議之賞
帛百疋遂以楊佛嵩爲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
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討赫連勃勃發數日與謂羣

臣曰佛嵩驍猛果鋭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每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人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且去已遠追之不及吾深憂之將若之何其下咸以為不然未幾果為勃勃所執絶吭而死

弘始十五年春正月興立昭儀齊氏為皇后下書以故丞相緒太宰碩德太傅旻大司馬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享於萇廟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

臨之三月庚午遣使至魏復修和好夏四月太尉索棱以隴西降西秦乞伏熾磐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師討譙縱于成都秋七月平之斬縱傳首

建康

弘始十六年夏五月貳原氐羌仇常叛興遣後將軍斂成鎮軍將軍彭白狼北中郎將洛都討之成等為常所敗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東平公紹與廣平公弼率禁衛將軍朱軍

鎮撫嶺北遼東俟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刼掠百姓彌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户於鄭城興寢疾妖賊李宏反於貳原仇常復以兵應之興輿疾往討斬常執宏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户於許昌左將軍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深嫉忌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亷桃生為証興怒賜文宗死自是羣臣累足不敢復言弼之短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天水尹冲為給事黄門侍郎唐盛為

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
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譙京兆尹尹昭乗間言於
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臣
等理不容黙並后匹配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姦
宄無狀潛有陵奪之心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
無頼之徒莫不輻輳其側市巷謳議皆言陛下將有廢
立之計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得
有此喜等復曰若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

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泰山之安社稷宗廟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爲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太子泓以兵屯於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廣平公弼潛謀爲亂招集黨與數千人披甲伏於其第俟興死欲殺泓自立撫軍將軍東平公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將軍姚讃京兆尹尹昭輔國將軍斂曼嵬並典禁兵宿衛於内姚裕遣使告上庸公懿於蒲坂并密信

諸兄在藩鎮者論瑀逆狀懿流涕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屨不整而廣平公瑀擁兵私第不忠於儲宮正是孤狗義亾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與孤同狥斯舉將士聞之莫不奮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爲生死不敢有二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疋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將軍豫州牧陳留公洸治兵於洛陽平西將軍平原公諶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瑀會興疾瘳升前殿朝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言於

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此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於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京兆尹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憲典陛下若含忍未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閲鬩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右僕射梁喜曰卿以為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上庸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陳留公洸及弟平原公

諶等皆抗表罪狀請致之刑法興不許時魏遣使來聘
且請婚於興會平陽太守姚成都入朝興謂之曰卿久
處東藩與魏隣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
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否成都曰魏自柴壁克捷以來
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修和親兼以婚
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悅
遣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懿洸宣
諶皆來入朝使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

興曰汝等正欲論猘事耳吾已知之不復煩見也裕曰

猘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

之刑辟奈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

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

為萬世之美安可使猘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

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也撫軍

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猘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

陷羣豎為之羽翼足蠱成逆著取嗤戎裔昔文王之化刑

于寡妻令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一旦禍機竊發悔之晚矣興默然不忍誅弼免官而已太子虔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抗志確然不為之屈興嘉其守正以為中書監

弘始十七年春二月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擁

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建義將軍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成王進次南陽司馬休之等為劉裕所敗引歸休之遂與魯宗之及譙王司馬文思新蔡王司馬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來奔三月廣平公弼恨宣之毀己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丕以不能匡輔將誅之丕性傾巧因誣宣罪狀以求自免興大怒遣使就

杏城收宣下獄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京兆尹尹昭言

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擁强兵於外陛下一

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者陛下之謂也

興弗納復以弼為中軍大將軍配兵三千屯於渭北赫

連勃勃攻杏城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守將姚

逵死之興如北地弼次於三樹遣弼及輔國將軍斂曼

嵬向新平興還長安秋九月赫連勃勃遣其將赫連建

帥衆寇貳縣遂入平涼守將姚恢與建戰於五井平涼

太守姚周都為建所獲進兵新平廣平公猾討之戰於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於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於石堡方力戰拒守積年不能克至是聞建敗引師而去司馬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奇珍以事勢推之方為社稷之憂未可測也乃署休之為鎮軍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揚武將軍安鄉侯康宦驅掠白鹿原氐胡數百家奔上洛

上洛太守宋林拒之商洛人黃金等起兵攻宦官率衆
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熒惑在瓠瓜星中
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後十八日出於東井留守盤
旋是歲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諠擾有
術士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廣
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弼黨殿中
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
不能緝諧兄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此皆臣之罪

也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㢸東平公紹時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㢸黨兇懼興慮其爲變乃收㢸因之中曹窮治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乃止興謂梁喜曰太子天性平和心少猜忌必能容納𡠣賢保全吾子於是赦㢸黨與蘭臺令張泉夕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

惡之宜修仁虛已以答天譴興納之冬十月壬子興遣散騎常侍姚敞等送女西平公主於魏太宗拓跋嗣以后禮納之鑄金人不成乃以為夫人而寵遇甚厚

弘始十八年春正月正旦興朝羣臣於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之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嘗與隱士數人預於讌會

興使魯宗之將兵寇襄陽未至而卒其子輔國將軍軌引兵攻晉晉雍州刺史趙倫之擊敗之二月興如華陰

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遂還長安泓欲出迎

宮臣諫曰今主上疾篤姧臣在側廣平公每希冀非常

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𢤱等

一作不測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理以寧社稷泓曰臣

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

社稷孝之大者也泓從之乃止迎於黄龍門𢤱下𢤱黨

見興升轝咸懐危懼黄門侍郎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

害之尚書姚沙彌謂冲曰若太子有倘不來迎侍當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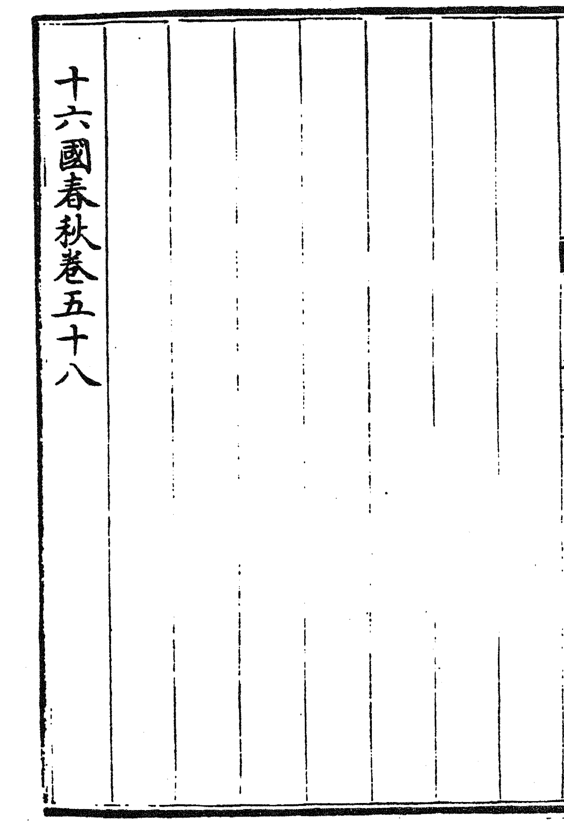
乘輿直趨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奔
誰與太子共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身於逆
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南幸因以舉事是仗大義非
但救廣平公之禍吾屬前罪亦可申雪冲等不從欲隨
輿入宫作亂復未知輿之存亡疑而不發輿既入宫命
太子泓録尚書事使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
兵禁中防制内外遣殿中上將軍斂曼嵬收弼第中甲
仗納之武庫輿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輿

少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即與其黨尹冲姚武伯等率甲士攻端門斂曼嵬勒兵拒戰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於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遣斂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庫拒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爭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於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

尹冲及弟尹沏奔於建康興引紹及讃梁喜尹昭歛旻寬等入内寢受遺詔輔政明日遂卒時晉義熙十二年也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僞謚文桓皇帝廟號高祖葬於偶陵

先是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亾之國先為童謡妖言然後行其禍罰太宗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

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亾衆乃服浩之精妙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八